

浙江临安余村五代墓发掘报告

倪亚清 张惠敏

(浙江临安市文物馆浙江临安 31130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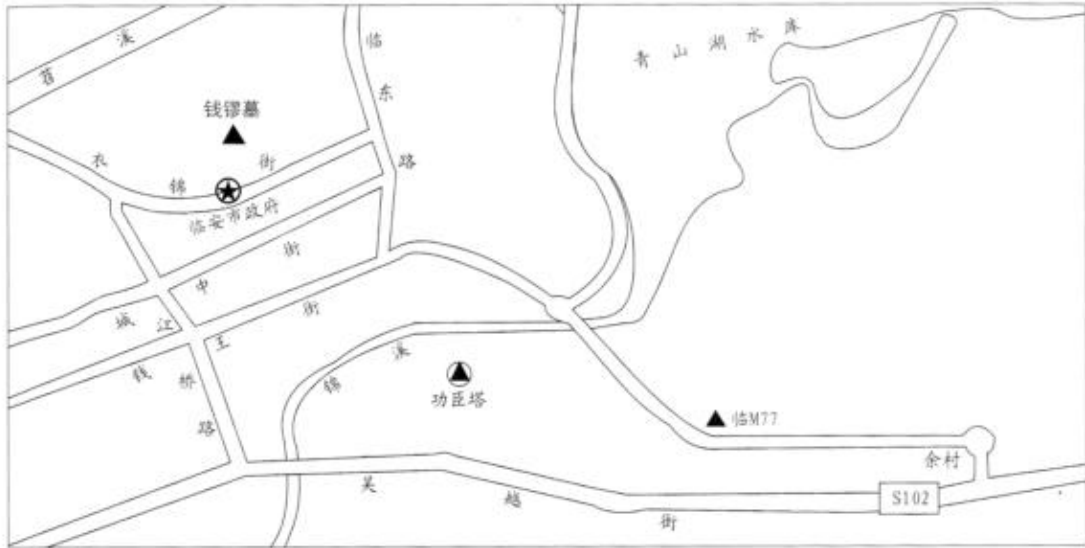
【摘要】2001年9月浙江省临安市文物馆组织清理了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。墓葬平面略呈船形，为多耳室、多壁龛的券顶砖室石门单室墓。随葬器物以越窑青瓷器为主，有少量的银器和铜钱。墓葬年代早于临安青柯五代墓、晚于临安晚唐钱宽水丘氏夫妇墓。墓主人应为五代钱氏王室成员或功臣，很有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玠墓。该墓的发现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墓葬形制、越窑瓷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【关键词】浙江 临安 晚唐五代墓 五代十国 吴越国 越窑 瓷钱 元玠

【中图分类号】K871.43;K878.8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

2001年9月，浙江临安市锦城街道钱王大街延伸段在道路拓宽施工时发现古墓葬，市文物馆工作人员获悉后立即前往现场勘察。墓葬（编号临M77）位于临安市锦城街道余村梅树坞自然村岙口山南坡，俗称义冢地（图一）。向西北2.5公里为钱王陵，北1公里为锦溪与青山湖水库交接处，向南100米有小山，墓西南约200米为香炉山，与功臣山相连，东面为坡地，东1公里为“钱王功绩”城标建筑，南100米为吴越山庄。墓葬所在地为一处高约6米的坡地，地理坐标为北纬30°13′39″，东经119°44′29″海拔高程为65米。墓前原有池塘、农田，墓上方被一近代墓费压，墓顶不存。在施工过程中，墓前1米以外已遭毁坏，墓道未知。墓右石门被挪移，右耳室及附近铺地砖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，扰乱严重。因公路拓宽工程，墓葬结构破坏严重，故未保留墓室，两扇石门运回文物馆存放保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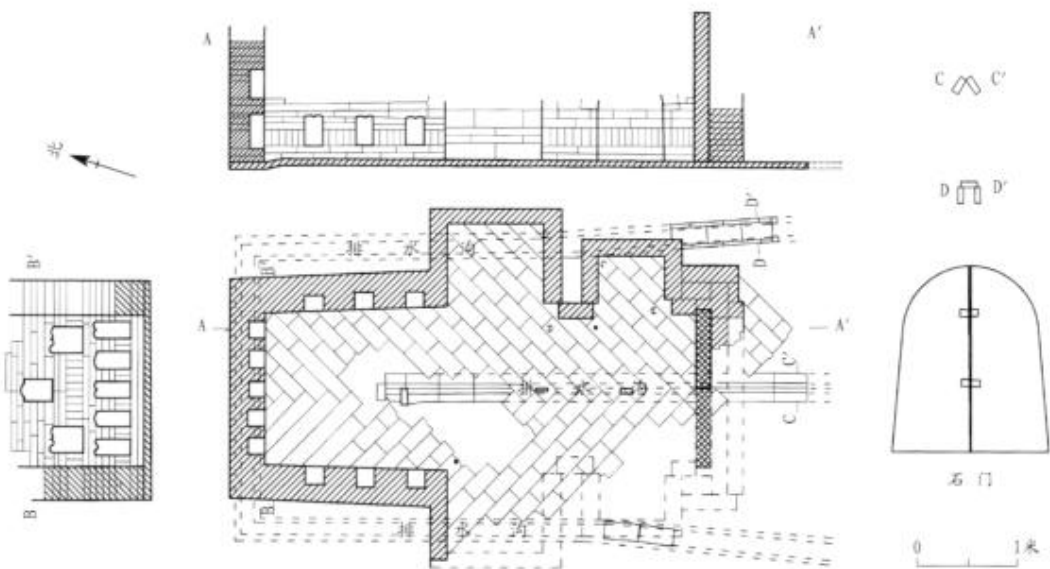
根据墓砖、墓室结构分析，该墓应为五代墓，现将此墓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。



图一// 临M77位置示意图

一、墓葬形制

墓葬平面略呈船形，为多耳室、多壁龛的券顶砖室墓，墓向 160° 。先挖长方形墓坑，再砌排水沟、铺“人”字形砖基底、筑墓壁、封门。墓葬布局从南向北依次为墓道（已毁）、封门（包括石门）、甬道、前室、左右前耳室、过道、后室、左右后耳室。后室设壁龛。墓室总长 4.32、宽 1.48~1.72 米，基底距地表深 4.40 米，后壁残高 1.28 米。墓砖规格为长 0.34x 宽 0.15x 厚 0.05 米（图二；彩插四：1、2）。



图二// M77平、剖面图

（一）封门

砖、石双层封门。外层用青砖待砌，残高 0.6、残宽 0.8、厚 0.34 米；内层为双开式石门，青石质。合门顶端呈圆拱形，下部呈方形，石门朝外一面较完整。门 A1.84、下部宽 0.78、厚 0.17 米。从下向上 0.64 米和 1.28 米 A 处各凿出对应卯口，现场未见榫。上下卯口均宽 0.09、高 0.06 米，下卯口深 0.065、上卯口深 0.085 米。

（二）甬道

墓后接甬道。甬道残高 0.64、宽 1.44、进深 0.24 米。下部垂直，上部已残。

（三）前室

甬道后接前室。前室呈长方形，残高 0.56、东西长 1.72、南北宽 0.78 米。东西两侧各设一个耳室。左耳室残高 0.56、宽 0.96、进深 0.46 米。右耳室已遭破坏，情况未知。墓底砖以中轴线为界，呈大“人”字形铺就。

（四）过道

过道连接前室与后室。残高 0.56、宽 1.36、进深 0.36 米。

（五）后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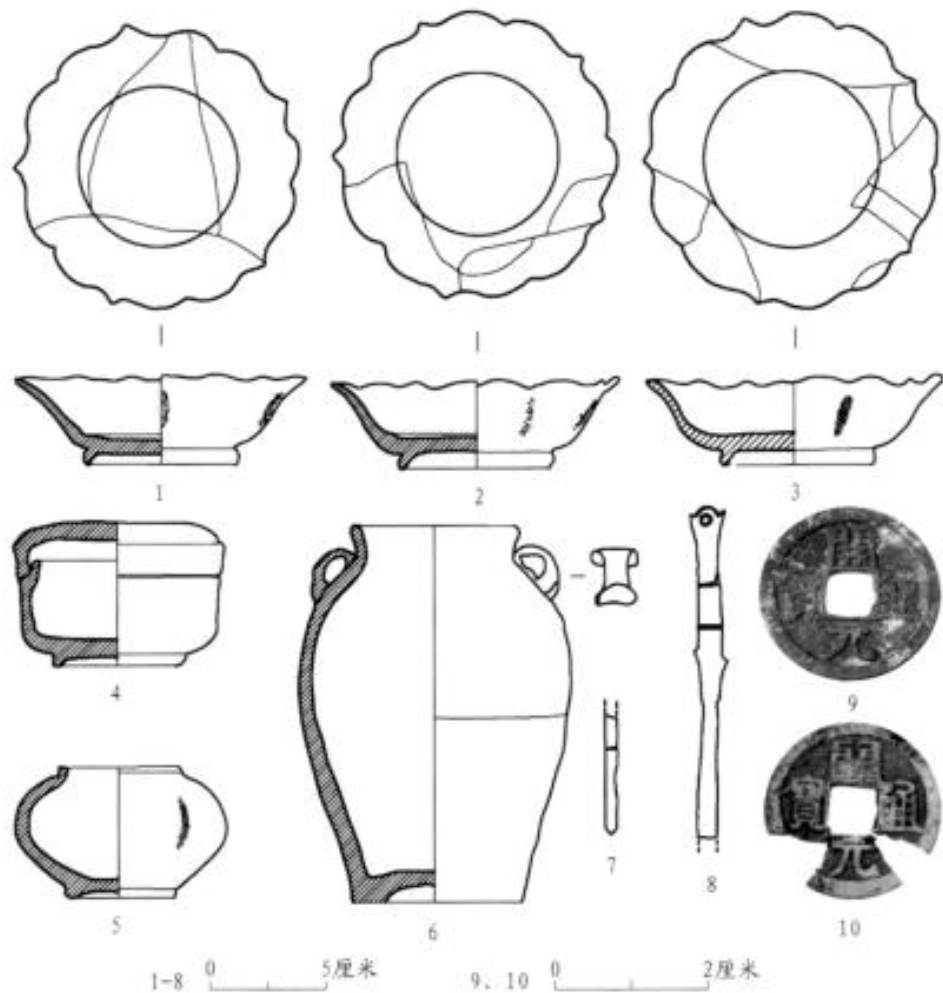
过道后接后室。后室平面呈船形，前宽后窄，进深 1.8、前宽 1.6、后宽 1.48 米。过道后两侧各设一耳室。左耳室残高 0.52、宽 0.96、进深 0.82 米，右耳室已遭破坏。左右壁各设略呈长方形 3 个壁龛，高 0.345~0.36、宽 0.14~0.18、进深 0.16 米。墓壁为二顺一丁、五顺一丁砌筑之后，向上起券至顶。后壁残高 1.28 米，上下设三层壁龛，立面呈“品”字形，龛立面略呈梯形。上层壁龛 1 个，居中，龛顶部中间略往上拱，高 0.31、宽 0.2~0.24、深 0.16 米。中层 2 个，顶部雕刻成火焰状，高 0.33、宽 0.24~0.26、深 0.13 米。下层 5 个，高出墓底 0.1 米。龛顶部双拱与单拱相间排列。高 0.38、宽 0.16、进深 0.12~0.14 米。

（六）排水沟

排水沟三条，均位于铺地砖下。墓室中间一条，左右耳室下各设一条。中间的排水沟用两块侧砖互靠呈“人”字状，残长 4.2（其中封门墙外残长 0.64 米）、内宽 0.2、高 0.14 米。排水沟前中后三处铺地砖均雕有流水孔，分别为 0.1x0.04、0.12x0.04、0.16x0.06~0.08 米。左右排水沟过后壁、流经耳室下，立面呈长方形，高 0.16、宽 0.12 米。排水沟内有较多的碳条和板灰。

二、随葬品

因工程施工，墓室遭到破坏，扰乱严重，文物被毁、移位。随葬器物以青瓷器为主，有少量的银器和铜钱。瓷器有粉盒、水盂、双系罐各 1 件，青釉花口碗 3 件。银器有簪、璋各 1 件。铜钱 4 枚，其中开元通宝钱 2 枚，另外 2 枚锈蚀严重，字迹不清。



图三// M77 出土器物

1—3.青釉花口碗(M77:1、M77:2、M77:3) 4.越窑青釉粉盒(M77:4) 5.青釉瓜棱水盂(M77:5)
6.青釉双系罐(M77:6) 7.银簪(M77:7) 8.银璋(M77:8) 9、10.“开元通宝”铜钱(M77:9、M77:10)

1. 瓷器

(1) 青釉花口碗 3 件。

M77:1, 较完整。花口外撇, 共 15 瓣, 一尖二弧为一组, 共五组。圆唇, 弧折腹, 近圈足处弧折收, 矮圈足, 稍外撇。外底面有 7 个泥点支烧痕迹, 泥点痕长 1.4、宽 0.7 厘米。两组花瓣之间外腹中

部有内压直线纹，长 2.4、宽 0.15 厘米。外壁有数道旋纹，内底有一圈阴刻弦纹。胎质致密坚硬，有少量沙眼，胎色青灰。施满釉，釉层薄，釉色青灰、润泽，外壁一处流釉，足面和口沿处釉层部分磨损。口径 12.8、底径 6.8、高 3.9 厘米（图三：1；封二：1）。

M77:2, 已修复。花口外撇，共 15 瓣，一尖二弧为一组，共五组。圆唇，内弧腹，近圈足处弧折收，矮圈足，稍外撇。有 7 个泥点支烧痕迹，泥点痕长 1、宽 0.6 厘米，外底中部有一直径 3.1 厘米平面，略高出周边。两组花瓣之间的外腹中部有内压直线纹，长 2.4、宽 0.15 厘米。内底有一圈阴刻弦纹。胎质致密坚硬，胎色青灰。施满釉、釉层薄，足面与口沿处釉层磨损，釉色青灰，光泽滋润，外壁口沿下一处流釉。口径 12.8、底径 6.8、高 3.8 厘米（图三：2；封二：2）。

M77:3, 残缺。花口外撇，共 15 瓣，一尖二弧为一组，共五组。圆唇，内弧腹，近圈足处弧折收，矮圈足，稍外撇。外底面有 8 个泥点支烧痕迹，泥点痕长 1.4、宽 0.7 厘米，两组花瓣之间的外腹中部有内压直线纹，长 2.4、宽 0.15 厘米。外壁腹部有旋纹痕迹，近圈足处，在旋转过程中留下两道阴刻弦纹。内底有一圈阴刻弦纹。胎质致密坚硬，有少 M 沙眼，胎色青灰。薄釉，釉色青灰、润泽，外壁一处流釉，圈足底面和口沿部分釉层局部剥落，似为使用磨损所致。口径 12.8、底径 6.8、高 3.9 厘米（图三：3；封二：3）。

(2) 青釉粉盒 1 件。M77:4, 由器盖和盒组成。器盖完整，敛口，方唇，唇面略往里向上斜，直壁，上大下小，弧顶，边缘有一道凹弦纹，中间部分较平。盖顶径 9.2、厚 0.6、高 0.6 厘米。盒裂为两半。子母口，U 稍敛，小平唇，直壁，下腹壁折收，矮圈足。盒口径 7.7、底径 5.7、高 4.8 厘米。器外底有 7 个泥点支钉痕，泥点长 1.1、宽 0.6 厘米。器盖 n 沿与器盒口沿对应各有 19 个斜状小支点痕，器物胎体致密坚硬，胎色青灰，釉色青绿和青黄相结合，光泽滋润，施釉均匀，器内底粘有小沙粒（图三：4；封三：1）。

(3) 青釉瓜棱水盂 1 件。M77:5, 口沿一处残缺。敛口，圆唇，瓜棱形，扁鼓腹，矮圈足，圈足呈环形。足面外沿削一周，足面往内上斜，器外壁有四道等距离内压直线纹，内壁相应突起。胎质坚硬致密，胎呈灰色。釉色青灰泛黄，无光泽，泥锈较多，器内底有轮制过程中留下的旋转痕迹，圈足底面有三个支烧痕，长 1.4、宽 0.05 厘米。口径 5.3、底径 4.6、高 5.7 厘米（图三：5；封三：2）。

(4) 越窑青釉双系罐 1 件。M77:6, 残。口稍外撇，直颈内弧，圆蔣，丰肩，肩部置对称扁宽形系，系下饰一道凹弦纹，深弧腹，最大腹径位于肩下，平底内凹，器壁内外轮制旋痕较明 M。胎质不甚坚硬，胎色呈砖红色。施半釉，釉色青黄，釉层剥落严重。口径 7.2、底径 7.4、高 16.3 厘米（图三：6；封三：3）。

2. 银器

(1) 银簪 1 件。M77:7, 断残。扁平形，截面一面略往上鼓，一面平直，前端呈剑形，黑灰色。残长 5.2、宽 0.5、厚 0.2 厘米（图三：7；彩插四：3）。

(2)银璋 1 件。M77:8,断残。似剑,扁平形,后部为把手,长 11.4 厘米,尾部外沿成半圆形,两端出角。中部镂一岡形穿孔,孔直径 0.4 厘米。残长 14.3、宽 0.8~1.5、厚 0.1~0.18 厘米(图三:8;彩插四:4)。

3. 铜钱

开元通宝 2 枚。

M77:9,完整。呈灰色,钱纹为隶书。钱较规整,字体清晰,地章干净。“元”字第二笔左上挑,二横笔划只留一条小缝。文字精美,轮廓深峻,秀美清晰,钱背面无纹饰。钱径 2.45、穿径 0.65、厚 0.2 厘米(图三:9)。

M77:10,已残。呈灰色,钱文为隶书,“通”、“宝”两字瘦长,“元”字两横笔划较细,且并在一起,背饰月牙纹。背面范在浇铸过程中移动 2 厘米。钱径 2.4、穿径 0.6、厚 0.14 厘米(图三:10)。

三、结语

1. 关于墓葬结构特点

临 M77 为多耳室、多壁龛、砖石双层封门的券顶单室墓。先挖墓坑于生土内,再设排水沟、铺“人”字形铺地砖,筑墓壁、砌石砖封门。墓壁、石砖封门墙均筑于铺地砖上。墓壁为二顺一丁、五顺一丁砌筑之后,向上起券至顶。石门两端紧扣短甬道墙内,石门外再用砖墙封门,设短道和过道,前后室各带左右耳室。前室平面呈长方形,后室略呈船形。墓底后高前低,前后落差 0.06 米。左、中、右三条排水沟砌于铺地砖下:中间排水沟从墓室后部起筑,两砖相靠,截面呈“人”字形;左右排水沟过后壁、左右耳室下向前延伸,截面呈长方形。墓右壁、右耳室、部分铺地砖、簠前墓道排水沟破坏严重。随葬器扰乱,随葬器物主要集中在左侧前后耳室附近。

2. 关于墓主人身份及墓葬年代

临 M77 未见墓志,也没有留下任何明确指明墓主身份的遗物,但根据《临安县志》载:二叔太保墓,在锦南乡于村西保。太保是武肃王第二子,名元玘。五代时期称墓葬所在地为锦南乡于村西保,现为锦城街道余村西部。于村和余村的关系,可能是谐音,应为同一地点。据《十国春秋》载:元玘,武肃王第二子也。母庆安夫人胡氏。元玘性气宽厚,沉静寡言,多尚儒释,不喜奢侈,遍历中外,所在黎庶安之。累官宁国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检校太傅、封宛陵侯,晋封宁国公。长兴四年(933 年)十二月卒。元玘早丧妻,终不继娶,无嗣。《吴越备史》记载:长兴四年十二月庚戌宁国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检校太傅王兄元玘卒。玘,王之庶兄也,母庆安夫人胡氏,公性气宽厚,沉静寡言,多尚儒释,不喜奢侈,历官数年,黎庶安乐,早失夫人,终不继娶之嗣。临安境内墓葬结构相类似已发掘

的有晚唐钱宽（900 年）、水丘氏（901 年）夫妇墓，青柯五代墓（926 年广、康陵 939 年）、吴随口墓、钱元玩（922 年）墓、五代宠臣墓。临 M77 的墓葬形制、结构特点与临安青柯五代墓尤为相似，青釉水盂亦与青柯五代墓相近。青柯墓为同茔异穴双耳室多壁龕券顶砖室石门墓，出土墓志载墓主“龙德二年首夏迁随使押衙金紫光禄大夫……”，墓砖上发现“丙戌”铭文砖，龙德是吴越年号，龙德二年是公元 922 年；“丙戌”年在唐为咸通七年（866 年）、在五代为后唐天成元年（926 年），因此青柯墓为五代后唐天成元年墓。临 M77 朝向 160° 与钱宽水丘氏墓完全相同，此墓堪輿理念继承唐代遗风。临 M77 为单室双耳室多壁龕券顶砖室石门墓，随葬的青釉花口碗与广州南汉康陵出土物相似。花口为一尖两弧，呈大括号状，共五组。其简报上写的是十六瓣，可能描述有误。据广州南汉康陵哀册文碑记载，自铭为南汉高祖康陵，刘岩崩于大有十五年（942 年）四月，于同年（光天元年）九月“牵神于康陵”。据墓葬形制、规模、随葬器物的质量特征推测，临 M77 墓主人身份应高于青柯五代墓主。再从墓葬地名及墓葬规格、级别分析，临 M77 很有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玠墓，年代晚于青柯五代墓、早于五代吴越国康陵。

3. 此次发掘的意义

根据墓葬形制、结构特征，临 M77 与临安晚唐钱宽、水丘氏夫妇墓、五代吴随口墓、青柯五代墓相似，尤其是与青柯五代墓更为接近，但墓室、石门较青柯五代墓更大，瓷器质量更高。铺地砖砌法独特，为以前所未见。一墓设三条排水沟，墓葬结构独特，营建讲究。青瓷器做工考究，工艺精湛，造型优美，胎质细腻，釉色滋润，应为越窑青瓷精品。根据墓葬结构和随葬的精美青瓷器，尤其是花口碗造型之独特，质量之上乘，为以往所未见，可推断墓葬年代应为五代时期，墓主人该是五代时期的官员，或是钱氏王室成员。若墓主人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玠，墓葬年代、身份则更为明确。临安 M77 的发现，为五代十国时期墓葬形制、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，意义重大。